

Why Hadn't He Marry Susan Sontag?
— Nobel Prize Winner Joseph Brodsky's Overseas Essay
Writing *Less Than One* In the Perspective of Love and Marriage
Analysis

Zh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Abstract: Concerning whether “Russian Overseas literature” should be “Russi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rgue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Overseas literature is kind of literary creational activities which transplants “cultural root” that immigrants carry with into a foreign land of exotic touch; or it is kind of “Hitomi Kurioshi writing” which one’s imagination winged and back to “Spiritual home” and spends time of cultural shock through representation of memories and narrations of homeland. No matter whether innovative joy or traumatic recover, objectively, Russian Overseas Literature is beneficial to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process from national to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项目《改变界域的艺术人及其跨媒介剧场艺术的变革和应用：世界美学视野中苏珊·桑塔格舞蹈、绘画、园林及其歌剧艺术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17jsyw-80）。

作者简介：张艺（1984-），女，讲师，研究方向：颐和园色情小说研究，法语电影理论，清代西洋歌剧艺术理论，明清女性闺阁词藻研究，摄影理论研究，园林艺术，营造法式女性主义建筑学，林徽因传奇研究，画传凌淑华小说研究，画传弗吉尼亚·伍尔夫亲缘传学研究，新中国新闻体小说研究，诗传丁玲等红色浪漫主义小说与芭蕾研究，中外艳情歌诗叙事学与作曲理论，西方古典画传叙事与自创美术理论，印度规约性舞蹈身体语言学，跆拳道运动身体语言学，国际跳棋游戏语言学，斯得哥尔摩家族谱系心理学研究与搬演，尼泊尔庙妓神话仪轨研究与设计，小亚细亚巫祝传统与现代灵性化展演，童年女性主义传记文学回忆录，古地中海心一身分裂疾病叙事。Email:yizhangvicky0305@126.com

文章引用：张艺. 他为什么没有娶苏珊·桑塔格？——婚恋分析视野中的布罗茨基俄罗斯域外英语散文写作《小于1》[J]. 社会科学进展, 2020, 2(6): 311-324.

<https://doi.org/10.35534/pss.0206027>

international.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novates research method by taking love and marriage analysis to perspective into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bel Prize winner Joseph Brodsky's romance in America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Susan Sontag while fled from her marriage contract and his writing of essays which were later collected with the name of *Less Than One*. Superficially, "*Less Than One*" recalls his hometown; actually, it confesses why Susan isn't his mate. Carrying on the project of collecting and studying literary materials on this "extraordinary event", this paper understands and concludes why they miss each other and percept meanings of loss in their literature creations. Exploring essence of literature more than love, this paper reveals "grief and reason" of Russian Overseas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love and marriage.

Key words: Overseas Russian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seph Brodsky; *Less Than One*; Love and marriage

Received: 2020-09-18; Accepted: 2020-10-12; Published: 2020-11-18

他为什么没有娶苏珊·桑塔格?

——婚恋分析视野中的布罗茨基俄罗斯域外英语散文写作《小于一》

张 艺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

邮箱: yizhangvicky0305@126.com

摘 要: 提到“俄罗斯域外文学”是不是“俄罗斯文学”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俄罗斯域外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文学，而是俄侨移民/流散浪潮推动的把“随身携带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之根”移植入“异国情调”土地的文学创造活动；抑或是张开想象的翅膀，飞回到精神家园，通过对记忆的再现与对故国的叙述，渡过“文化休克”期的“治愈系写作”。无论是创新的欣悦，还是忧伤的抚平，客观上都有利于俄罗斯文学从“民族的”走向“国际的”的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本文重视俄罗斯文学的国际化研究，创新研究方法，从婚恋分析的独特视角，透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流亡美国的浪漫史与他散文写作《小于一》的文学关系。《小于一》，表面看，是在回忆故乡城市；其实，是在诉说分手理由。进行对此“非常事件”的文学资料的搜集与研究，本文理解他们两人为何“错过”，感悟失爱之于创作的意义，探索大于爱情的“文学的真谛”，展现婚恋研究向度的俄罗斯域外文学的“悲伤与理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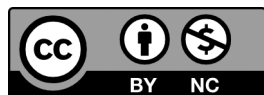
关键词：俄罗斯域外文学；国际化研究；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婚恋分析视角

收稿日期：2020-09-18；录用日期：2020-10-12；发表日期：2020-11-1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婚恋分析：俄罗斯文学国际化研究的新视角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们最为重视的古典作家之一”^[1]，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肯定是俄罗斯“去国离乡”^[2]的诗人、散文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代作家之一。对他的逝世，俄罗斯的通讯社用了一句自普希金以来最光荣的赞颂——“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在他被苏联驱逐出境到美国5年后的1977年夏天，布罗茨基开始用英语写散文和评论。他相信，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他自称，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3]。

这部“展现了作者对文学、政治和历史等各领域的全面兴趣”^[3]的散文集《小于一》，一直都吸引着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学者们习惯从已完成的文本中发掘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记忆与写作、善恶观、权力批判等论题，对这部促成“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俄语诗人”起到“关键作用”的散文集加以“棱镜”的全方位透视。笔者欲另辟蹊径，考察诗人构思写作这些散文时候的心境以及何以要命名“小于一”的真相，特别以“世界诗人”的婚恋事件为线索透视作家的内心及其文本世界。通过考察作家对待婚姻问题的态度及其对离散身份的感知和建构，从“亲密文化”（Innigkeit Cul-ture）^[4]的“另类”研究角度，阐发特定历史背景下俄罗斯流散文学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聚焦布罗茨基的美国爱人——小说家、文化评论家、电影人桑塔格与他之间“知音以上、婚姻未满”的特殊情感关系，一方面分析桑塔格要“在生活与事业之间作出抉择”^[5]的女性写作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另一方面分析布罗茨基“逃离”^[6]“婚姻契约”^[7]在路上的身份与语言危机，诠释性别与处境在“理想婚姻”^[7]问题上的重要性。探索这些对文学主体的世界观形成的影响，也就是站在“生命影响生命”^[7]的全新角度，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后来享誉全球的诗人“我们的约瑟夫”这一时期笔下流淌着的，俄罗斯域外写作的个性与“乡愁”^[8]。

2 《那个愿意娶苏珊·桑塔格的男人》：文化趣味、日常生活与小说创作

2005年12月9日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活出来：男女同志自传系列”推

出了一本“十分有趣”的书，书名很长，叫作“那个愿意娶苏珊·桑塔格的男人及其他波西米亚时代的亲密文学肖像”（*The Man Who Would Marry Susan Sontag and Other Intimate Literary Portraits of the Bohemian Era*, 2005）。作者爱德华·菲尔德（Edward Field）在书里描述了格林威治村里苏珊·桑塔格的文学偶像阿尔弗雷德·切斯特（Alfred Chester）精心策划娶桑塔格的“前前后后”，为读者和桑塔格爱好者展现了一幅文学偶像早年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图景，勾起了“对那个难以忘怀、激动人心的时代——那个情欲的、揶揄的、浪漫的、忧郁的同时英雄主义时代的怀旧和好奇之情”^[9]。书里面首次发掘出苏珊·桑塔格与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彼此仰慕却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以及围绕在二人与剧作家玛丽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与日记里的H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哈丽雅特·索默斯·茨威林（Harriet Sommers Zwerling）之间的复杂的四角感情纠葛。“回溯廿年纠葛，知早有伏迹藏踪”。纠葛情感对作家思想的塑造及其写作的影响，是一个难以绕开的研究方面；而“亲密文化”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情感纠葛的研究，恰能“宛如”再现作家内心深处思想的澎湃与创作的定力。

在桑塔格与布罗茨基“有着世界文学史意义”的邂逅与遇见之先，当她还是一个怀着文学憧憬的文艺女青年时，她认识了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彼时，她已经点燃了对欧洲古典文明的热情，浑身上下洋溢着学习的热忱。桑塔格结识切斯特的过程，可以说是十分戏剧性，评论家多以“艳乱”（Promiscuity）来形容。她与她的巴黎同性恋恋人H一同搬家到纽约城，后者把她介绍给古巴裔美国作家F以及美国作家切斯特认识。于是，从一开始三个女人围绕一个男人转，把她们彼此之间的快乐与不幸向他倾诉，渐渐转变为H将她抛弃，她与F情感破裂，她接受了一样有“X”倾向的“倾听的耳朵”作为她的异性恋人。这段复杂的四角感情纠葛是当时格林威治村“先锋文化”与“坎普艺术”的生活写照，对此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五六十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气候与作家的心态之间的文学关联。

住在格林威治村的四人，或同居一屋，或经常串门，日常生活的联结使他们组成一个类似家庭作坊式的文学小圈子。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尔·塞托等

人在《日常生活实践》里所说的，“人们日复一日开展和重复‘实践艺术’那些基本动作的场所，首先是家庭空间”^[10]。他们在“私人空间”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交流彼此之间的观念，形成强烈的文学上的“对外对抗性”，桑塔格将这种对抗性总结及阐述为“坎普”与“新感受力”的美学主张，迅速引起美国当代文化新潮流。他们结成亲密关系、“家庭小天地”的文学创作道路，在当时“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柏林墙”的六十年代成功突围。塞托认为，社会压迫总是存在的，它把公民们从自己的梦想里拽出来，关进社会的牢笼和营地，把公共生活强加给他们，对梦想的幻想在这儿裹足不前，以便能在“完美的城市”中任意支配一切，控制一切……日常生活非常甜蜜地打破了这一点，日常生活的联结创造出“家庭小天地”的“温柔甜美”^[7]。

他们的实际生活方式——双性恋，颠覆了纽约“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霸权”，宣告着他们的性别操演的“坎普”文化趣味及其政治激进：再现“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边缘群体的政治诉求，桑塔格描述的“坎普感受力”。对“坎普”的谱系学研究发现，“坎普”最初仅属于边缘化的同性恋话语，特别是双性恋话语，然而现今成为任何作家和理论家都可以描述、利用的文化表征。对社会性别规范的戏谑模仿述行，可以外化表现为一种挟裹异性气质的“性别模糊”。这种性别的虚构性与流动性，置于当下文化语境并非什么新鲜话题，在当时却是非常先锋与激进的。用桑塔格自己的格言警句来说，“坎普是那种兼具两性特征的风格”^[10]，“是‘男人’与‘女人’的可转换性的胜利”^[10]。然而，这种非常具有实验性质的“交换伙伴”的双性恋，以“陶塑”个体“兼具两性特征的”^[10]身份与风格为理想，现实中却以情感关系的失败画上句号：四人的情感纠葛迸发出大量的情感的愤怒与仇视；迸发出的还有写作的“大获全胜”。他们的爱恨情仇激发出一系列的文学创作：切斯特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脚》间接影射桑塔格；桑塔格回应她说她“双重人格”创作短篇小说《假人》；福恩斯把她们的生活投射到费芙新英格兰的家中为一个戏剧教育项目彩排的女性喝酒、阅读、工作、唱歌、一边谈论生活、男人和内心的焦虑痛苦的女性主义戏剧《费芙和她的朋友们》，女主人公费芙的丈夫叫着桑塔格前夫的名字“菲利普”；哈丽雅特给巴黎《先驱论坛报》提供了许多出众的文化评论文章。与

他们走得很近的诗人爱德华·菲尔德声称“为恢复切斯特的名誉”^[5]计划写作这本《那个愿意娶苏珊·桑塔格的男人》，写作前他曾向桑塔格征集切斯特写给她的信，被她“保持沉默”“不能合作”^[5]的态度拒绝。该书也由于“缺乏证明”而被当作“虚构文学”对待。辛西娅·奥齐克出色的回忆录《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假发》言之确凿，“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甚至想娶苏珊·桑塔格，他为此精心策划了极其有戏剧性的求婚，却最终未能‘抱得美人归’”^[11]。这些利用“装扮”与“表演”的写作策略，扭曲地展现“我们是谁”“我们的趣味是什么”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因缺少以后桑塔格反复强调的“严肃”，失手于天长地久的婚约，却留下了研究“那个激动人心的波西米亚时代”的宝贵资料。

3 他为什么没有娶成苏珊·桑塔格？：母语、城市记忆与诗歌创作

时光飞逝，“西方最智慧的女人”桑塔格与她的前夫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里夫的儿子大卫·里夫“坠入了爱河”。他看上的是后来成为美国华裔作家的西格丽德·努涅斯。根据努涅斯为文集《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改变他们生活的人》撰写的文稿、回忆录“永远的苏珊”所述，“我开始与大卫幽会。苏珊开始和约瑟夫幽会”^[12]。努涅斯“山内人”及“亲密关系”的视角，还原了流亡美国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与美国犹太裔作家桑塔格相遇、相识与相爱的真实场景：

约瑟夫·布罗茨基最近才在美国安顿下来——他第二年成了美国公民——1972年他被驱逐出他的祖国苏联，他先是在欧洲的几个城市生活过，然后来到美国。他当时只有36岁，但艰难的生活——包括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围困时差点饿死，还有一年半的劳改农场改造（他因“社会寄生虫”罪获刑五年，流放苏联北方，一年半后获减刑），大量的抽烟，还有心脏病，都让他显得苍老。他几乎全秃了，牙也一颗颗在掉，肚子很大。他每天都穿那一件脏兮兮、又肥又大的衣服。但在苏珊看来，他非常浪漫多情。这是一直持续到1996年他去世的一段友谊的开始，一开始那些日子，她深深迷恋上了他。有一些美国文人——苏珊即其中之一——对他们而言，欧洲作家总比本土的优秀，对他们而言，俄

国作家，尤其是俄国诗人，他们身上有特别高贵和富有魅力的东西。^[12]

桑塔格在布罗茨基“说的每一句话”^[12]、“他不断提炼的双关语（Muerto Rico）”还有“他即兴的妙语”中都看到“智慧的光芒”^[12]。“她偏爱他对托尔斯泰长篇大论的抨击（他认为托尔斯泰‘根本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只不过是一个文化修养高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出力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铺平了道路），以及他怪异的文学判断（纳博科夫的作品‘腌浸得太厉害’）。”如果说她给予他的是无条件的欣赏；他给予她的就是和工作同样重要的乐趣。从乳腺癌的治疗恢复过来的桑塔格对努涅斯说：“既然我这事儿完了（指她患病），我就想工作，我想有乐趣。约瑟夫就是乐趣^[13]。”追忆往昔，努涅斯描绘了一代俄罗斯文学巨擘与一代美国女公共知识分子生活中“交往的一面”：“我们四人开车在曼哈顿兜风，四支烟抽着，满车都是烟，还有约瑟夫低沉、喋喋不休的声音，以及滑稽、高调门的笑声。”^[12]约瑟夫就像陷入爱情的大男孩，在自己的恋人面前急于表现：“苏珊，苏珊，等等，请闭嘴，我在说话呢！”^[12]如果是和约瑟夫吃饭，那就得去唐人街。他会筷子上荡着一段海参，满脸微笑面对饭桌上每个人：“我们爽不爽啊？”^[12]，然后转身给苏珊一个吻^[12]。当事人的回忆，特别是回忆中的生活细节，都回答了“他们爱过”。一方面，苏珊的准媳妇“那么痛苦”地说：“聆听他们俩是莫大的荣幸”，“只希望当时能感到更加快乐。”^[12]另一方面，为了能与大卫“厮守终生”，她非常哀恸地说：“真希望约瑟夫想过要当她的男人。”^[12]无意间，这位美丽的华裔美国女作家给我们留下了“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什么没有娶苏珊·桑塔格？”的谜题。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笔者翻阅了他们二人的所有著作、日记以及相关传记，都未见到直接的答案与线索。也许是因为这段感情的刻骨铭心，二人反而对此讳莫如深。笔者读到，桑塔格的传记作家丹尼尔·施瑞伯在《苏珊·桑塔格传》（2014）一书里提到，“经过了最初的浪漫关系，布罗茨基是如此沉醉在桑塔格的爱意中，他甚至向她求了婚。自那以后，他们保持着亲密友人的关系，经常探望彼此”^[13]。《苏珊·桑塔格：大西洋两侧最智慧的人》（2020）记载布罗茨基视因爱情的一切疯癫混乱的叙述为“没有必要”，桑塔格虽然一直看重他的想法，但对他的爱情态度却不以为然认为“他错了”^[14]。可是，就是这样

坚信约瑟夫错了的苏珊，她近乎疯狂地在两个人的约会地点威尼斯不断地约会女性情人，似乎她与约瑟夫的一段情缘全成了同性恋的“痕迹”^[14]。施瑞伯对他们俩为何未能成婚的事实经过及其深层原因，却一字未表。在笔者看来，约瑟夫为什么没有娶苏珊，却得以与她保持“永为挚友”的理由，全在他那篇举世闻名的散文题目《小于一》的题眼。不娶的理由有三点：流亡身份、母语情结与根文化。

作为他的爱人与“志同道合”的战友，桑塔格在“左翼政治和文学罗曼史——萨特与波伏娃时代已经拉下大幕”的70年代中期，与约瑟夫·布罗茨基“携手”^[5]，“将知识分子世界的中心从巴黎移到纽约”。她要把法国最好的东西带到纽约。她要开沙龙（“夫人的客厅”）。她已经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基地，但是，她需要一种途径和场所，一个没有她会令人感到窒息的那种有着永久学术联系的地方作为栖息地。^[5]更重要的是，她要帮助流亡到美国土地的布罗茨基，所以，她与社会学家理查德·塞纳特共同创办了纽约大学的人文学院，宗旨是“要将纽约的知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联合起来”^[5]。

“她带过来的第一个人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5]那个时期，在桑塔格和布罗茨基的主导下，人文学院的活动大多是与文学和欧洲文化有关的。在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的课上，桑塔格经常加入讨论。她是一个随意闯进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男作家的女人，这一幅画面令学生们终生难忘。可是，布罗茨基却没有成为“她的萨特”。理由是，他那挥之不去的流亡感：“文学和贫困一样历来都是照顾自己的同类”，但是，“打工者们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们有效地取下了流亡作家西服翻领上的那朵兰花，无论流亡作家是否愿意。移位和错位是这个世纪的一个常见现象”^[3]。可是桑塔格的确是在与这些东欧和苏联的异见人士的影响下，尤其是通过了解布罗茨基的亲身经历，她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转向。“对于一位流亡作家来说，走这条路在许多方面就像是回家”^[3]，但是，毕竟，真的它不是。

“我只会在俄语里爱人。”在更深层的意识世界里，布罗茨基只爱和他共一种语言的“索菲亚”。他会爱其他人，包括和他同是犹太人的美国作家，可是，尽管“离开苏联是一种一去不返的单向运动”^[3]，他始终觉得把他抛出来的祖

国的母语语境中的“哀泣的缪斯”才是他“唯一的爱人”。因此他最终娶了母亲是俄罗斯人的意大利贵族姑娘玛利娅·索扎尼。“陌生的家庭生活让他感到很开心。”^[3]布罗茨基给他们的女儿起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俄语名字——“安娜”。作家的母语情结，尤其是流亡作家的母语情结会影响其婚恋观念，是一个十分陌生的研究领域，值得进一步地深思与总结。

奇怪的是，最终拿了世界文学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坚决拒绝回苏联看一看。“誓言不归。”“他对逝去的中欧文化世界有怀旧之情。这种怀旧之情，表现为他对曾经的爱人桑塔格祖国的波兰语言（桑塔格的祖先来自波兰）和波兰文学的钟爱。”^[5]因为“只会在母语里爱人”，他放弃了她的爱，却誓言再也不归母语之地。他的葬身地在“哪儿也不是”^[5]的威尼斯城。“桑塔格说，威尼斯是布罗茨基理想的归宿，因为威尼斯哪儿也不是。‘哪儿也不是’，这同样也是一个回信地址，就像布罗茨基在他一首最优美的抒情诗的开头曾给出的地址一样：‘无来处地带着爱情……’”^[5]桑塔格为他写了悼念文章“约瑟夫·布罗茨基”：“家是俄语。不再是俄罗斯。”他以死亡的立场，宣誓他最终抛了他的根。当有人问桑塔格她对“根”的看法时，她说：“如果不能随身携带根，要根何用？！”^[2]

4 “小于一”：伉俪姻缘的错过与世界文学的创造

提摩太·凯勒和凯西·凯勒在《婚姻的意义》书里提到：“路易斯所说的‘神秘之线’，就是那条让不同的个体成为密友乃至爱人的‘神秘之线’。他们说，有一条‘神秘之线’把自己特别爱读的书串起来。你心里知道，这些书有一种共同的特质，让你忍不住喜欢它们，尽管很难讲清楚……你终于遇见一个与你心有灵犀的人——你生来就喜欢的东西，他也颇有感触——一生不变的友谊不正是在你们相遇之时诞生的吗？”^[7]把布罗茨基与桑塔格牵到一块儿的，是长久以来他们彼此内心“相遇的期待，倾诉的欲望”（刘文飞语）。对桑塔格而言，与布罗茨基的“遇见”不啻为一次“朝圣”之旅。当苏珊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可是就宣布：“伟大的俄罗斯小说能够带你到什么地方去，去拓展你的意识，

那么，这东西肯定就是一种伟大的世界文化。”^[5]“世上有一种遇见，很多了解都是彼此心知肚明的‘背景’，对于桑塔格和布罗茨基来说，就是犹太后裔的无根漂泊感、改宗和现代性的双重压力、写作作为解放的欲望、文学的道德使命……”^[16]是“尚未开口，已然相知”的了解让他们视彼此为“一生不变的友谊”。对彼此他们都感到“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已不足以形容他们的关系，唯有“终生的影响”能概括他们彼此之间的‘神秘之线’。他们的爱情，尤为可贵的是，没有沉醉在自己的小天地，而是发展为一种“文学道义的慷慨”：与其他东欧流亡文学家一同，组成了支持犹太同胞及世界范围内的流亡作家的作家联盟。

如果不是出于类似某种“圣爱”的感动与激动，很难想像他们会有如此大的动力以“文学之爱”联结人类学意义上的朋友。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对为世界文学及苦难逼迫的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作家情侣，最终没有走向婚姻的殿堂。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牧师提摩太·凯勒和他的妻子凯西·凯勒告诉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让两位属灵的朋友彼此扶持，同走天路，变成合神心意的样式，婚姻要反映神的救赎之爱”^[7]。他们“爱的感觉”与“爱的行为”都要符合主里婚姻的标尺。布罗茨基只对桑塔格求了一次婚。痴情人临终病床提起的只有两个人——她母亲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据大卫·里夫在为他母亲第二卷日记写的前言回忆，改述一下拜伦的话，他的心是她的判决。^[17]

志同道合、相互扶持，是一对文学伉俪的理想爱情。失去彼此的作家，会化失去的哀伤为持续的彼此影响。这种类型的文学——跨国爱情“滥觞”影响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没有“住在”“地中海的婚房”^[18]，却走向世界文学的殿堂。布罗茨基曾经瞬间就改变了桑塔格的左翼信仰。他告诉她，不用对索尔仁尼琴的著述怀疑，因为发生在苏联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桑塔格动情地说：“真理我们还爱得不够。”^[5]在没有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日子里，桑塔格仍坚持创作她两部艺术巅峰之作——长篇小说《在美国》与《火山情人：一个传奇》，成就了自己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梦想。布罗茨基1972年苏联流亡西方后开始用英文写作，最终他因英语散文写作被称作‘伟大的英语散文家之一’。倘若写作或翻译可以被视为“世界文学”的摆渡的话，唯有人类真诚

的情感，才是创造世界文学的真正的活源。桑塔格与布罗茨基拥有这“唯一一段感性平等的关系”的支撑，他们一个走向世界文学的最高殿堂——斯得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一个得到人道主义的最好承认——耶路撒冷文学奖。布罗茨基在获奖感言中是否应该谈一谈自己在《悲伤与理智》里敞开心扉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爱情永远是一种一神论的体验”^[19]，“这就是、而且始终是诉情诗歌的核心”^[20]。

5 结语 失爱之于文学的意义：永恒维度的创作旅途

人类在文学的世界叩问永恒，有时候，“失去才算是永恒”。因为失去逼迫一个人，因为再也无法“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只能带着一颗“浪迹天涯”的心放逐自己，这种生命状态最能激发一个人的创作灵魂。援引艾略特的话，“我的写作只是上帝的管道”。是否上帝“属意的配偶”能治愈人的孤独症，唯有孤独与习惯孤独才是创作的状态？是否只有“在路上”的“人在旅途”的宿命，才能成全人的关于写作的梦想？不管孤独究竟是否迷人，不管痛苦是否超过承受极限，只有被拿去爱人，才会得到永恒的文学？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域外散文写作与其罗曼史，极佳诠释了关于“失爱之于文学的意义”的命题。我们不仅应该敏感地厘清这段爱恋的情感质素，更应该懂得大于爱情的还有文学道义与同志情义。当桑塔格因为自己的仗义执言一时左派和右派“两边都不沾”^[14]时，只有这位“当爱已成往事”的恋人布罗茨基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文声援这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14]的“朋友”^[14]。不仅布罗茨基为桑塔格发出道义之声，桑塔格对这位朋友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寄以了持续的哀思。她为 FSG 出版的摄影诗歌（photo-poem）《约瑟夫·布罗茨基 / 列宁格勒：浮光掠影》（Joseph Brodsky/Leningrad: Fragments, 1998）写了一篇后记纪念这位老友。她怀念布罗茨基拥有一种天赋异禀，能在精神上同时“在”两个地方。她自己对此何尝不是深得真味呢？如果没有深刻地灵魂相交，又怎么能幽幽地吐出这句话呢。爱情已逝，欣赏仍在。桑塔格最喜欢地是布罗茨基 1979 年 12 月对《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采访者对她的美誉：“她在大西洋两侧是

最智慧的人物。”她的智慧，连同她在现代文学中独占鳌头的精神音乐，在她的前男友眼里是任何人“不可同日而语”^[14]。这份肯定与推崇，超越了卿卿我我的小爱。虽不是婚姻的形式，但具有了一般婚姻所达不到的互相欣赏的境界。从婚恋分析的视角走进俄罗斯域外文学及国际化研究领域的步伐，尚为特别新颖，值得引起俄罗斯文学学界同仁的关注，作出进一步的深思与探索。布罗茨基没有以《小于一》的标题承认这本书还讲述了流亡与爱情，以及这是间接回答苏珊非偶的理由。我们在自己细心和严谨的研究发现中得出的大胆猜测，不仅为俄罗斯域外文学的国际视角提供了一个新颖别致的研究角度，而且发现和解谜过程让我们对布罗茨基的另一部域外散文写作名作《悲伤与理智》的调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参考文献

- [1] 汪介之. 俄罗斯流亡批评家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J]. 俄罗斯文艺, 2012 (2): 41-46.
- [2] 苏珊·桑塔格. 重点所在 [M]. 陶洁, 黄灿然,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391, 393.
- [3] 约瑟夫·布罗茨基. 小于一 [M]. 黄灿然,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309, 128, 222.
- [4] 罗伯特·霍奇, 冈瑟·克雷布斯. 社会符号学 [M]. 周劲松, 张碧, 译.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 121.
- [5] 卡尔·罗利森, 莉萨·帕多克. 铸就偶像: 苏珊·桑塔格传 [M]. 姚君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6] 艾丽丝·门罗. 逃离 [M]. 李文俊, 译.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 [7] 提摩太·凯勒, 凯西·凯勒. 婚姻的意义 [M]. 杨基, 译. 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15.
- [8] 余光中. 乡愁 [M] // 余光中诗歌选集. 长春: 时代文学出版社, 1997: 33.
- [9] Field E. The Man Who Would Marry Susan Sontag and Other Intimate Literary

- Portraits of the Bohemian Era [M]. Plattevill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13.
- [10] 米歇尔·德·塞托, 吕斯·贾尔, 皮埃尔·梅约尔. 日常生活实践: 2. 居住与烹饪 [M]. 冷碧莹,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54.
- [11]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78.
- [12] 西格丽德·努涅斯. 永远的苏珊: 回忆苏珊·桑塔格 [M]. 阿垚,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13] Schreiber D. Susan Sontag: A Biography [M]. Trans. Dollenmayer.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66.
- [14] 柯英. 苏珊·桑塔格: 大西洋两侧最智慧的人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
- [15] 列夫·洛谢夫. 布罗茨基传 [M]. 刘文飞,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99.
- [16] 张艺. “舟子安在?” ——从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与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对话之旅谈起 [J]. 俄罗斯文艺, 2014(1).
- [17] Sontag S. 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 Journals and Notebooks 1964-1980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 [18] 刘国鹏. 地中海的婚房 [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 [19] 刘文飞. 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 诗歌与散文的“双人舞” [EB/OL]. (2017-04-26). http://book.ifeng.com/a/20150713/16280_0.shtml.
- [20] 约瑟夫·布罗茨基. 悲伤与理智 [M]. 刘文飞,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99.